

焚红尘 金瓶梅精华论

《金瓶梅》
浓缩版

作家出版社

韩英珊◎著

焚红尘

金瓶梅精华论

金瓶梅基础研究体系《裸魂之魔》选展

英珊 著

英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韩英珊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8

ISBN 978 - 7 - 5063 - 6396 - 9

I. ①焚… II. ①韩… III. ①金瓶梅 -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889 号

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

作 者：韩英珊

责任编辑：王宝生

装帧设计：刘 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40

字数：380 千

印张：21.5

插页：3

版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96 - 9

定价：3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作家出版社为具有独创性、观点新颖、厚重深刻的学术著作打造展示平台，百家争鸣，高谈雄辩，各美其美，渴望有利于国人文化素质的提升。在浮躁喧哗中，我们期待恺悌君子之佳作，打磨多样化、多元化的学术精品。作者的观点并非就是本社的观点。

军旅作家、诗人、学者韩英珊先生数十年含辛茹苦，从事《金瓶梅》文本精华、情缘、美学的研究，主要著述结成“金瓶梅基础研究体系”——《裸魂之魔》。我们选展其中的代表作《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出版，以飨读者。旨在激发国人对古典名著《金瓶梅》深一层的关注，惊悟这部文学巨著何以因全裸社会纵欲和人性丑陋而被妖魔化的真谛。《金瓶梅》基础研究是“金学”的根基。《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从根基着眼，又直面大众，由浅入深，文学与学术相兼，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古典名著《金瓶梅》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份文化遗产，数百年来遭受的尴尬，是国情和文本共同造就的。在新的世纪，国家崛起时，百业在兴变，坚冰总是能化的。只有亲和认识《金瓶梅》，才可能透彻理解《金瓶梅》，并理出矶珠，拭净污垢，探得思想艺术美学突破的价值；探得作为社会百科全书的核心价值；探得对当代新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价值。《金瓶梅》的传播研究方式如依然是幽深岑寂，不敞开胸怀亲近草根平民，不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金瓶梅》会长期迷惑国人的灵魂。《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想打破这种幽深岑寂，作者为大众快捷地走进《金瓶梅》的情节现场，的确付出了可贵的心血。这部诗性浸润的文字，近乎咳唾成珠了。可以展望：《金瓶梅》基础研究以及派生的各种文化创意，将汇成不可阻挡的文化潮涌，且深潜着巨大的社会财富。

作家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五月

简序

英珊与我形神如一，灵犀相通，嘱我写序，乃代言也。《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以下简称《精华论》）是一部提炼、研究《金瓶梅》精华情节的学术专著（亦称“学术小说”），由作者历时二十余年，多次重写，尔后增删定稿。《精华论》以《金瓶梅词话》及张竹坡第一奇书批评本为主体，涉猎大陆与港台多种现存版本，济美前贤，提炼出精华情节六十一卷，并在各卷后附研究心得一札，鸾凤相会，从内容到形式确有创新。这样一部重视《金瓶梅》基础研究，又简洁、明快、清纯、雅致的学术著作，在金瓶梅学界视为颖异，颇堪一读。

以《金瓶梅》文本为根基，解读小说对人类制欲的严重警示，作小说审丑美学的多元考察，提炼出精华情节，并做精锐的批评，即是“金学”的基础研究。《精华论》在原著与读者之间搭了一座可供持久穿行的“金桥”，让读者无障碍走进《金瓶梅》的情节现场，感受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世态炎凉，并与自己的当代生活交流，感悟人性纵欲（权、财、色）这巨大冰山的寒彻难融。在新时期，广大读者（包括纯净文学的品赏者）最关心的，不是对版本和作者漫无际涯的考证，对本事与史实如丝如雾的索隐，以及对区区性笔墨的猎奇，更不是来接受“学者”们用《金瓶梅》制作的各种谜团；而是直面这部享誉世界的纯虚构文本，对形象、景象、意象的“三象认知”求得深解。对这部开山之作的性美学、审丑美学“新的觉醒”，诱发灵感之火，引燃理性的社会反思。这便是《精华论》的第一个特点：有“金学”基础研究的创新性。

《精华论》所提炼的情节，系作者的二度创作，有相当高的文学品位。所撰研究心得“菡翁小札”，心仪《金瓶梅》之核，锐意向深层开掘，文笔率意流畅，围绕精华情节多元探求，言辞恣肆，形散神凝。既有学术语言惯常的冷峭严峻，也有逻辑思维中的激情和诗意。可以满足各层面的读者，使雅者赏其雅，俗者享其俗。故这部学术著作对实现“金学”大众化，对解读《金瓶梅》的真谛有积极的启蒙价值。这便是《精华论》的第二个特点：有“金学”雅俗共赏的大众性。

《精华论》在现代媒体多元并存、传播迅疾且极需要精短文本的浅阅读时代，中外经典著作的赏读遭遇了挑战。出版业提供浅阅读的纯正图书，其中必绕不过精化经典这一难题。要为广大提供高品位的雅俗共赏的精神食粮，理当争先创造这类图书品牌。《精华论》对“金学”研究的复兴、深入，有现实意义。这便是《精华论》的第三个特点：有“金学”精化经典的代表性。

我以为，在学术领域，基础研究最重要，根基坚实，才会有高耸的学术大厦和持久的学术辉煌。《精华论》是攀登《金瓶梅》摩天楼的第一层台阶。迈上这第一层台阶，切勿浮躁，静静地读，沉沉地思，细细地品，暗香生于心目。

舒舍

写于京华仰山之阳

按语

玛丽·兰姆和查尔斯·兰姆姐弟合作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这部“缩写文学”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名著。《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是缩写《金瓶梅》的峻善本，是精华情节的提炼与研究，亦称“学术小说”。可以说是对原著涅槃，涅槃而得舍利。不但缩尽原著精华情节，且有新枝新叶新花新思新意新韵的拓展，缩中有扩，血脉相通，精气相会，大江东去，浩荡入海，神核风貌依然。更有对精华情节研读的心得纪实。视角多元，观点新颖，笔锋犀利，发人深思。精华情节与“菡翁小札”呈鸾凤交会之象。文学性、学术性、普及性相兼，能面对各层面读者。已故文论家唐弢先生曾论断：《金瓶梅》应有三种版本并行于世，一是原本、二是洁本、三是缩写本。三种版本并行共活，各有审美功能，各美其美，成形影相随之趣。《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应当说是唐弢先生理想的那种三著并存的本子。

在信息爆炸时代，人类的生活节奏加快，时间被切成碎片，精神压力加剧，喜欢简洁明快的表达与交流，文学的长篇巨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缩写文学”的独立风貌顺应时代潮流，便赢得了现代人的青睐，渐渐被文坛学界重视，逐步展示出这样一道文学风景——作家都注意作品的精短惟美，巨制作品，拥有二度创作的诗性的缩写文本与其并存。国内不少文化学者，在言论中涉及到巨制（包括所有大部头的经典）作品与现代读者两两相望时的无奈和尴尬，他们已经流露出对“缩写文学”崛起的渴望神情。“缩写文学”作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样式，自是有其创作规律度矩及美学理念可寻觅。《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为这种寻觅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参照系。

有人不想承认“缩写文学”是创作，以为“并非原创”。这是糊涂观念，或

说是低层次肤浅愚见。须知“缩写文学”系世界文学的一翼，缩写家面对的都是大家经典，必须在文思才情创造力方面站到与原作齐肩的高度，把原作做原料，提供自己的生活积累，重新创作出在相同相通中求新求异的作品。这种作品的思想艺术资质，总体应在原作水平线上，只能高不能低。一个缩写家的作品，要与大家经典并存，其本质是独立的，原创的，而且是更难更艰一层的原创。一般说来，凡成功的“缩写文学”都应是经典。缩写与原著并存，相映升华，永远成竞争之势，在竞争中放射出美来。因此，“缩写文学”是高难度的创作。《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体现了上述理念，也可以“云霞满纸”。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只是按语者的一孔之见。《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是一部古代苍凉故事，而创作《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的过程，则是一部现代苍凉故事。苍凉感是很凄美动人的。读者要批评揄扬这部作品，还需沉静读罢，且比较原著，才会掂量出满足与遗憾。稚文浅论，是为按语。

史黛妍

记于京师萌芽晗露馆

弁辞

《金瓶梅》最早的版本刊行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距今将近四百年。在悠悠岁月中连连遭禁，仍名声沸扬，竟是一部禁而不死之书！这种尴尬奇异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权力话语，至今尚未做过慎重、理智的反思。因此，这部古代独有的封建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交会时期的社会生相卷，其创新、写实的巨匠风范，审丑美学的开拓意义，人性低姿势的火爆演映，人类制欲的警世启蒙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的价值，一直未得全民族的认可和仰视。诞生于中华民族摇篮里的文学巨著，被封埋捆绑在悲性的死结中。无独有偶，出版于改革开放年代的长篇小说《废都》，浅薄文人将其与《金瓶梅》相提并论，那是不谱鸿毛泰山，它只学了《金瓶梅》的皮毛，追随演性，浮浪有加，被禁了十七年，也是禁而不死，当今又原汁原味放行。所谓开禁，当然是指那些性描写文字。果然开禁了，也没见中国社会就立即淫荡起来。我以为，在中国，《废都》的开禁等于《金瓶梅》的完全解冻。这是上天入地都能说通的道理。《金瓶梅》的开禁，等同为中华当代文化

创意产业，提供了一个博大的操作平台和神妙的精神家园。只看谁慧眼抢在契机之先。

《金瓶梅》极重要的内容和价值，不在那两万言的性文字；而在九十万言匠心独运的社会写实。它的审丑美学之光仍能映照中国当代社会，敦促着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革新、反思。它不仅是一部长篇小说，更是未被开垦的文化创意的处女地。

《金瓶梅》在文化创意产业勃兴的当代中国，是极为宝贵丰富的文化资源。闲置着不用，此乃大憾大痛，可责其为人祸也。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我为社会奉献过三次《金瓶梅》文化创意：根据禁封意识顽固的国情，面对被误读误解的《金瓶梅》，我开始了《金瓶梅》基础研究——提炼精华情节，完成了《金瓶梅》的缩写，由陕西《剑魂》杂志刊行《金瓶梅演绎》二十万册。这是《金瓶梅》诞生以来最新的一次文化创意；数年后又加工增订，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故事》三十万册；新世纪初，再精雕细琢，附研究心语六十一卷，结成了文学性、学术性相兼的《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以下简称《精华论》）。我实为《金瓶梅》再造了一个涅槃后的新形体，较之原著更具文化创意的优势。《精华论》可刺激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形成，又形同辟出一条捷径供产业大军远征。西安秦凤创编书院关本满院长曾有溢美之辞：“《精华论》真是最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欣赏的《金瓶梅》！简洁、明快、优美，体现了文学艺术各行之大美，无论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均有深厚的潜质。”当然，文化创意的过程，每一步都有险阻，我受难重重却兴致浓浓。使我欣慰和骄傲的是：大手笔的文化创意人，也可以把这《精华论》视做《金瓶梅》文化创意的第一块基石，在这上面可以速建产业大厦了。

在大陆，《金瓶梅》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说是刚刚“受孕”，第一个“婴儿”尚未真正降生，这灿烂的生命正如东方欲出的朝阳。对于此一产业，我们给予美好的憧憬。细察数十年来港台对《金瓶梅》的文化创意，所走的是一条败坏、撕裂、颠倒《金瓶梅》的精华之路，堪称为最低俗淫荡的色情烂觞，毫无艺术情味。大陆人对《金瓶梅》的误解、误读，一部分是因港台邪恶文化创意所害。我们大陆的文化创意则绝不走港台路，而是为《金瓶梅》的尊严正名。这是开发《金瓶梅》文化创意产业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和美学追求。

《金瓶梅》的文化创意产业谁来开发？当然是有文化、有思想、有财力的实力作家和学者以及众多文化创业者。这一特殊的产业，检验的首先是从业者的胆识，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一产业的领军人物，必是民主、开放、开明、和谐世风的

弘扬者。这一产业链会大大弥补中华文化审丑美学传播的不足、不振，加速冲决传统观念中的腐朽烂坝。

《金瓶梅》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完全可以暂不理睬那区区性文字（让它们沉静地去等待中华性美学的创建），只向受众展示极为真切多元复合的人性、人格、性格，以及似乎与当代社会相呼应着的红尘浮躁纵欲之象。世间万千气象里，共存着美丑，审视丑陋反思丑陋更需要勇气，审丑而思美、知美，深悟美的壮丽和沉重。人永远是美与丑的复合体，故终生离不开审丑美学的光照。在美与丑中铸造出的人格，才是最坚实雄厚多彩有力的。《金瓶梅》产业链会唤醒民族意识的更新进取，使审丑美学融进人的素养和习性，由审丑获得美的释放。

《金瓶梅》可以派生、外延、演绎成丰富多彩的产业链条，开创多种类的亚《金瓶梅》作品。只就戏剧舞台艺术而言，就能将《金瓶梅》的许多情节片段，创造出完整精美的剧作。眼下的中国戏剧舞台大多是“三国”戏、“水浒”戏、“红楼梦”戏，独独奇缺“金瓶梅”戏。中国艺术家的心血从来没有机会浇灌在《金瓶梅》身上，绽放出斑斓之花。电影电视剧就更不见《金瓶梅》踪影。有关《金瓶梅》的国画、写意人物画、情节性油画、白描、连环画、彩色卡通、歌曲、曲艺；有关《金瓶梅》的服饰、饮食、茶酒、建筑、佛乐、民乐等，了无展现，皆是一片空白。这个《金瓶梅》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每一个链节，一定是被高度的美学眼光沐浴，全面体现“金瓶梅”的建筑之美、造型之美、俗语之美、人物风姿之美、风景美、音乐美……在多角度美的辐射中，衬托出世俗之丑、灵魂之丑，令人精神升华。将《金瓶梅》的精华情节化作真善美的陶冶，突出这部名著的真实思想艺术价值，普照封建昏暗中资本主义萌芽那一抹涌动的曙光。

《金瓶梅》文化创意产业链的惟美姿态，始终彰显审丑美学的沐浴。这会对人类自身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也递增飙升了整个产业链的精神、经济价值。人类要以美作出发点，不能只沉迷于歌赞。要高质量生存，就要学会审丑，大胆审丑，审己之丑，审社会之丑；就要具备审丑的美学眼光，把审丑之需等同维持生命的氧气。有审丑美学伴随，人类才会真正进入自觉制欲的大美境界。《金瓶梅》文化创意产业的神圣便在于此，《金瓶梅》的原创宗旨和匠心也在于此。一言以蔽之：用美来打造《金瓶梅》文化创意产业，是制胜之法。

韩英珊

作于北京梅棠雨书斋

目录
contents

出版说明 · 001

简序 · 002

按语 · 003

弁辞 · 004

- 第 一 卷 · 001
第 二 卷 · 007
第 三 卷 · 012
第 四 卷 · 016
第 五 卷 · 021
第 六 卷 · 026
第 七 卷 · 030
第 八 卷 · 035
第 九 卷 · 039
第 十 卷 · 044
第 十一 卷 · 049
第 十二 卷 · 054
第 十三 卷 · 058
第 十四 卷 · 062
第 十五 卷 · 067
第 十六 卷 · 072
第 十七 卷 · 077
第 十八 卷 · 082
第 十九 卷 · 089
第 二十 卷 · 094
第二十一卷 · 099
第二十二卷 · 103
第二十三卷 · 107
第二十四卷 · 112
第二十五卷 · 117
第二十六卷 · 121
第二十七卷 · 127
第二十八卷 · 132
第二十九卷 · 136

第 三十 卷	· 141
第三十一卷	· 147
第三十二卷	· 152
第三十三卷	· 157
第三十四卷	· 162
第三十五卷	· 167
第三十六卷	· 174
第三十七卷	· 181
第三十八卷	· 186
第三十九卷	· 191
第 四十 卷	· 196
第四十一卷	· 200
第四十二卷	· 205
第四十三卷	· 212
第四十四卷	· 216
第四十五卷	· 221
第四十六卷	· 226
第四十七卷	· 233
第四十八卷	· 238
第四十九卷	· 245
第 五十 卷	· 252
第五十一卷	· 258
第五十二卷	· 265
第五十三卷	· 271
第五十四卷	· 277
第五十五卷	· 284
第五十六卷	· 288
第五十七卷	· 292
第五十八卷	· 296
第五十九卷	· 302
第 六十 卷	· 308
第六十一卷	· 314

第一卷

宋徽宗年间，山东清河城有个张大户，他房产百间，家财万贯，只是年过六旬，膝下仍无子女，虽挥金吐银，却终日寂寞。何况主家婆余氏，治家极严，房中从未用过清秀的使女，成片的房舍倒像一口地穴里的棺材。有一天，大户守着主家婆愁眉紧锁，拍胸长叹。余氏见了问道：“咱们田产丰盛，金银堆山，冬不受寒，夏不挨热，一年到头任性悠闲，你因何叹气呢？”张大户闻言睁眼答道：“我是大半截身子装进棺材的人，无儿无女，双目一闭，两腿一蹬，财产如落花流水，又有何用！”余氏明察了张大户的心思，言道：“既然如此，我请媒人买个使女，早晚习琴学唱，在你身边服侍好了。”张大户闻听眉开眼笑，谢了余氏。

过不了多日，张大户家真的买了个使女，叫潘金莲。潘金莲是清河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自幼长得俊俏，又缠了一双漂亮的小脚儿。她年幼丧父，潘妈妈因度日维艰，九岁时便把她卖给王招宣府里做使唤丫头。潘金莲在王府多年，琴曲唱词里将豆蔻年华迎来，身穿扣身衫子，头梳缠髻，小鞋簇锦，描眉画眼，抹粉施朱，一服千娇百媚之态。加之她本性伶俐机变，不过十五岁就学会了一手描鸾刺凤的本领，还弹一手动听的琵琶，服侍在王招宣身边，裙带飘逸，袅娜弄姿，使主人魂魄遨游。王招宣死后，潘妈妈就设法将女儿金莲争将过来，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张大户。这时的潘金莲已长到妙龄，出落得脸像桃花，一双又细又弯的月牙儿眉，一对波光闪闪的杏眼儿，天长日久，把张大户迷得茶饭不思。但他惧怕主家婆尖苛严厉，只是馋得心里发痒，焦躁得团团乱转，却不好下手。

苦苦地折磨了不少时日，张大户终于寻到一个好机会。他趁主家婆去邻家赴席的当儿，便把潘金莲暗暗唤到自己房中，施以柔情相骗，动以阴威相逼，最后以暴力强奸了她。潘金莲这朵刚裂瓣的莲花，自此损了无瑕玉身。张大户自是乘隙便与潘金莲苟合，把主家婆闷在暗葫芦里竟有数年。但纸里哪能包住火，光阴荏苒，张大户自觉身腰添痛，昏眼添泪，双耳添聋，鼻中添涕，白日打盹，夜来喷嚏连声。主家婆这才觉察了阴私，于是指着张大户的鼻子尖闹骂了数日，搅得张家院天翻地覆。潘金莲遭一顿毒打，险些送了命，反被转嫁给卖烧饼营生的武大郎为妻。武大

郎相貌丑陋，身躯矮小，人称“三寸钉”，心地极是善良。老实人平白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岂有不悦之理？对潘氏自是逆来顺受，百般屈从。无奈潘金莲禀性轻浮，生就一服风流媚骨，哪里把武大放在眼里，只顾成天打扮得光鲜鲜，亮闪闪，趁武大郎出门，便在帘儿下弄姿卖俏，向过往男子双目传情。

靠县衙不远，一围桃杏柳杨簇拥着一个深宅大院。院落雕梁画栋，竹林花圃，假山水荷，错落点缀，映出一片喷金吐玉的光辉。这里原是大家族，如今逐渐衰落，只剩下一个年轻的独根苗子，名叫西门庆。这个破落家族的浮浪子弟，拳棒、赌博、下棋、抹牌无不能晓。他白手起家做生意，不仅街上开着大药铺，且放债盘剥，与人把揽说事，用钱走通官吏，虽不居官，因人们惧怕他，就称他“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有妻早逝，身边只有一女，以后又娶了河左卫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做填房正头娘子，房中有春梅等四五个丫头。继而，西门庆又把李娇儿、卓二姐娶在家里做二房三房，他专爱在外嫖风戏月，调占良家妇女。

这天，迎着乍暖的春风，西门庆溜溜达达走出深院，串街走巷看美人儿。闲游了一阵子，径直穿巷向王婆的茶坊走去。无巧不成书，西门庆刚行至巷口，忽有一竹叉竿沿墙而下，不偏不斜，正落在他的身上。西门庆被这叉竿轻轻一击，正欲发作，抬头一看，楼窗内站着的竟是一个美貌妖烧的妇人，髻如香云，玉簪闪闪，耳旁的桃花玲珑坠儿轻摇，一服羞月之姿。先把西门庆的心酥了一半。待妇人下楼出门来窗下捡叉竿，西门庆又被湘裙青衫和脂粉的馨香陶醉。妇人向西门庆深深地拜了一拜，说道：“是我一时失手，官人可别见怪。”西门庆合掌屈身堆笑道：“不妨事，不妨事，娘子快请方便。”待妇人系着霞霓摇着湘裙姗姗而去时，西门庆才三步一回首，摇着洒金川扇走进王婆茶坊。这一男一女的邂逅相逢，眉来眼去，恰让茶坊的王婆看见了。王婆远远地向西门庆递过话来：“嗨，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大官人打这里过呢，这叉竿打得正好！”西门庆笑道：“你这干娘倒幸灾乐祸，我挨打你喝彩！”王婆飞眉道：“俗话说不打不成交！”

王婆惯于捆绑这些风月事，从中捞些银子，便端茶过来与西门庆讨近乎。西门庆问道：“间壁这个妇人是谁家的娘子？”王婆笑道：“她是阎王爷的妹子，问她干什么！”西门庆道：“干娘净说笑话，来点正经的。”王婆拍手打掌一笑：“这娘子配个相貌堂堂的郎君！你猜是谁？是街上挑担卖烧饼的武大郎！”西门庆听了笑得腿脚乱蹬，屁股乱颠：“这真是花插牛粪，狗叼凤凰！好干娘，这女子到底是何人？”王婆道：“她呀，姓潘名金莲……”边说边做来梅汤给西门庆吃。西门庆乘兴赞道：“干娘，你这梅汤做得顶好。”王婆道：“老身做了一世媒，怎能不

好？”西门庆笑道：“我说梅汤，你说做媒，天上地下，差了多少！说到做媒，你是撮合情侣的山，若再给我做个好媒，我一定重重谢你。”王婆道：“这还得了，让你家大娘子知道了，岂不骂得我三世不得安生，不得好死！”西门庆道：“我家大娘子好性格。现今娶得几个在家，只是没有中意之人，你有好的说给我无妨，回头人儿也好，只要中意。”说罢付了钱走出茶坊。王婆早把西门庆的心思摸透，心想：他要勾搭潘金莲，没有我搭桥过不去，我要把蜜糖抹在他鼻子上，让他先舔不着。他天天讨县里人的便宜，今遭该给老娘怀里放几锭风流钱了。开茶坊的王婆也不是个本分人，三十六岁死了丈夫，惯以做媒婆、卖婆，撺掇得淑女害相思，调弄得嫦娥偷汉子，唇枪舌剑，又善放刁，心想金山怙银海，见利则图，见钱眼开。西门庆走后，她看到武大郎挑着担子早早地回家来，严严实实地关了门，心里好一阵暗笑。

潘金莲自见了西门庆，心里总想着那三步一回眸的风流浪影，只觉得身上酥痒难捺。西门庆自见了潘金莲，更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得空便来王婆的茶坊。这天，西门庆刚在茶坊坐定，便取出五两银子递给王婆，说道：“我有一件心事，干娘若是猜准，这银子便姓王了。”王婆笑道：“老娘一猜便准。你这几日脚步勤，来得频，定是把间壁那个女流记在心。怎么样！”西门庆笑起来：“不瞒干娘说，正是她收了我的三魂六魄。干娘快救救我，有什么手段？”王婆憋着一肚子笑，故作正经道：“我有一套妙计，保你把那娘子揽到怀里……只是这套妙计一千八百字，要一字一两银子的价才行。”西门庆央告道：“好干娘，别戏耍了，只要能成全，我家那银子会像水咕咕流进茶坊，重谢你就是了。”王婆哈哈大笑，却仍是守口如瓶。西门庆看王婆不见兔子不撒鹰，只得回狮子街的深宅大院，再把白花花的银子取来。

【菡翁小札】

《金瓶梅》的精神核叫“裸魂”——亮尽世丑，揭社会生相及人性的膏肓之疾。故为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不容，走火入魔地挞伐厉禁，竟然四百年禁而不死，反给遭禁者平添了巨大魔力；御用文人粗口臭笔，走火入魔地阉割辱骂妖魔化《金瓶梅》，不料愈使惊世骇俗的《金瓶梅》魔焰万丈；金学家的研究挑起了簇簇谜团，令欲睹《金瓶梅》全貌的人在徐徐拉开的纱幕前走火入魔。《金瓶梅》里里外外都有魔，委实濡沫而成东方大国的现代魔影！这魔要对美学做伟大的颠覆：人

类与社会若不尽早进入全面制欲审丑的时代，必将疾速抵达自己的末日。

我少年时代与《金瓶梅》结下情缘。《焚红尘——金瓶梅精华论》是我读出来的《金瓶梅》，以俗眼悉索百回原本，读出了精华情节六十一卷；从宏观洞明终极意旨，读出了弦外之音、象外之象，如“资本主义萌芽的昙花一现”、“美学爆炸”、“小说美瓷”、“皇权奴性传统力”、“陷阱中的黑狮之梦”、“现实主义小说金字塔三组合”等。笔锋不在皮毛上恋栈，锐意剥肉溅血、反弹琵琶，新腔独调萃一家之言。《金瓶梅》底蕴厚藏，张力强大，极哀，极愤，极悲，极冤，反骨铮铮，凛然写实中深埋着向死而生的精神核，隐潜着博大的象征体系。这部巨著横空出世，“雨雾霏虹搅九天”，通体放射着审丑启蒙之光。任何说部都代替不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对当代中华文明的映照。

从《水浒》引出一溪，蔚成大观，成就了浩淼烟波万千气象。《金瓶梅》实是长续了一个《水浒》“武松杀嫂”的短故事。春秋笔法，假宋代世态说明代炎凉，既讨了巧，把看官呼啦啦从《水浒》拉掳过来，又确立了与名著的“血亲”关系，平添几多神秘，宽泛几多传播。巧搬名著来打地基，是《金瓶梅》的聪明睿智。国人所熟知的武松景阳冈打虎及潘金莲对武松“调情”，移为《金瓶梅词话》的开篇情节，《精华论》予以削缩，是因它们本质上仍是《水浒》的灵肉，下载《金瓶梅》有失重感，已无几许新意。《金瓶梅》青睐的是“武松杀嫂”这一框架。《精华论》旨在把《水浒》的潘金莲、武松，变为《金瓶梅》的潘金莲、武松。那么《金瓶梅》的开篇应在何处？

一根挑帘叉竿，是《金瓶梅》的源头标志，不亚于一柱华表。潘金莲因此叉竿不慎失手，恰恰就砸了匆匆过客西门庆，而且一砸灵犀通，把素不相识的一双男女，鬼使神差拴在了这魔竿上，阴阳两极电闪雷鸣，震撼而成《金瓶梅》的第一情节——以纵欲反禁欲这一恶性社会悲剧的发端，也使《金瓶梅》有了石破天惊之举：一叉竿砸出爆炸之淫（音），四百年萦绕不息；一叉竿摇红小说美学新旗帜，以叛逆姿态，全景式亮尽世情之丑，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空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的“稀有元素”，为中华民族极为薄弱的审丑能力示警！也为中国社会清醒地自觉审丑垂范！

刚刚举足迈入《金瓶梅》的光辉门坎，尽可怀着多元心态，品鉴各种生相，让思绪天马行空；然而文学无不是提升精神的，《金瓶梅》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提炼出来，究竟要提升什么？它何以为我们描绘了如此黑暗、躁动、死亡的画卷，何以无视微火柔光的美，而排山倒海般倾泻丑陋？何以与我们惯常陶醉的颂歌，顺耳的甜言蜜语，以及大话、假话、空话的阿谀，以及“家丑不

可外扬”的教化，大相径庭，大悖世俗？这是《金瓶梅》对中华先人两个遗传精神误区的挑战！我们释然这两个遗传精神误区，而后审视《金瓶梅》，将是一派豁然风光。

第一个遗传精神误区是“人性本善”（简称“性善”）。“性善”颠倒了人性善恶共存的实质，使自私、任性、嫉妒三项人性先天原恶罩上“善”的面纱，使人放松或放弃了对后天社会属性的精神洗礼，也放松放弃了对人性原恶的管束制约。全民执迷笃信生来俱善，人间充满善良关爱，理所当然把皇帝视为天龙至尊，顶级善人。如此，人性原恶即得以膨胀放纵，不得监督，“善”满人寰反得人祸之苦。“性善”是儒家“精华”之一，实是孔孟的败笔。大汉帝国独尊儒术，为“性善”推波助澜，进一步把先人推进误区的深渊。大秦集权专制成一统，“善”成了帝国桀虐的面具，皇权至上，“善”为恶作彰，繁殖伪善和虚荣，独夫淫威焰势冲天，万众被“善”蹂躏，个性异化为愚驯的奴性。大秦帝国把这一误区称为“天下一统”，筑万里长城作标志。时日长了，奴性十足的人便与恶贯满盈的帝制皇权相依存，形成了畸形的和谐，诞生一代代奴性的儿女和一代代放纵不羁的皇帝，一并生存在巨大的误区中，竟然不感到有痛彻五脏六腑的悲哀。

第二个遗传精神误区是“性欲泛淫”（简称“泛淫”）。“泛淫”即是将正当的人性原欲中的性行为误认作淫。这正是“万恶淫为首”的伦理教化中，中华先人质朴柔弱的性美意识被扼杀后，潜移默化形成的。此遗传精神误区，问题依旧出在对人性本真的认识。人体生命是科学，也是艺术。人性有原欲，原欲是食、性。原欲置入社会，都有精神性，受伦理道德的浸润，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沉浮。既有美食，定有美性。然而我们的先贤只创造了美食学，却设为中华民族和中华公民开创捍卫和提升生命之根的“性美学”，教化性之辉煌多姿，性之愉悦甜蜜，性之淋漓坦然，性之高雅无邪，性之神圣庄严，任谁都不敢侵犯亵渎。指出这人类至高无上的性美，是宇宙神灵宝石金冠上的圣花，这圣花叫“爱情”。相信中华的后代子孙定会产生强大的民族自律心和制欲能量。可悲的是，我们困惑了几千年，依然虚伪地以羞盖言性，甚至将性爱的含蓄荫蔽、醉痴恬柔、裸合狂欢，这些美的特质，也被视为丑陋，似乎胸前永远悠荡着负罪的“十字架”。继而被禁欲的鼓噪声萎缩着精神，更有“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根植灵魂。结果是：常人潜意识地把正当的性美与越矩的淫行等同视之，而帝王时代的禁欲者多是纵欲的淫人。“万恶淫为首”，首恶是帝王。禁欲的幌子下，扼杀的是中华公民的人性。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性美学”了无建树，只有破坏，这大大消解了公民对性美的自信和守护，对媚荡的野猪式的淫欲诱惑，没有强大的免疫防御能力，往往做了纵欲者欲火上的干柴。“泛淫”流毒深广，淫由性生，便羞于言性。“泛淫”沉淀到了羞于或不敢亮

丑的民族性格中。

更为可悲的是，这两个遗传精神误区，数千年来相互渗透，互为因果，捆作一束，混作一团，染作一色，千根万藤，错纵盘缠，形成了强悍无比的“皇权奴性传统力”，具有泼天的吞灭和异化的能量。此中华先人遗传下来的两个精神误区，也是《金瓶梅》要推开的两扇沉重之门。